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用韵考

孙颖新

摘要: 本文通过归纳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的用韵来考察作者方言的韵母特征。作者的口语不属于学界习称的“宋代西北方音”系统,而可能代表了当时陕西某地的方言面貌。与宋代西北方言相比,这个方言的韵母主要特点有四:1. 宕摄和梗摄有鼻音韵尾;2. 入声诸韵仍然保持有古时的塞音韵尾;3. 古时的二等韵在这个方言中已不具有独立的地位;4. 庚真二韵的鼻音韵尾同读为-ng。

关键词: 西夏 诗歌 押韵 西北方言

一

本文研究的诗集 1991 年出土于宁夏贺兰县的拜寺沟方塔遗址,1995 年宁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的牛达生先生首次予以介绍,并发表了一幅照片,^①修复本的全部照片和录文后来刊布于宁夏考古研究所编《拜寺沟西夏方塔》一书。^②该诗集为写本,缝缀装,首尾俱缺,书名及作者佚。原件没有页码,且出土时已散乱,每页均残损严重,无一首诗保存完整,经初步修复拼合后分为两沓,共存诗 70 余首,多为七律,另有几首五言和七言排律。

聂鸿音先生曾根据该佚名诗集现存部分,推测其写作时间在 12 世纪 80 年代前后,即西夏仁宗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作者应为贺兰山下某村庄一位贫苦的私塾先生,大概十几年前从中原移居西夏,他可能在当地小有名气,所以才得以把自己的诗集随同大批佛经一起装入佛塔地宫。^③

因为佚名诗集的保存情况过差,所以《拜寺沟西夏方塔》一书的录文并非尽如人意,如《茶》诗录文有“玉筋稍头起雪花”一句,按“筋”为“筍”之误。又如走马学士所作之诗录文有“韩□□□□□□□,□□□□□□□□□□,□崖尽逸才脉脉。坠时群势动纷纷,落处众□□□□□”,句读当作“韩□□□□□□□,□□□□□□□□□□,□崖尽逸才。脉脉坠时群势动,纷纷落处众□□□□□”。尽管笔者在摘录韵字的过程中对照原件照片对录文进行了仔细地校对,但也并不敢保证字字无误,所以遇到没有把握的韵字宁可付诸阙如,代以“□”号。

二

诗集用韵可以归纳为 13 部:阴声 8 部,阳声 5 部。全部仄声以及平声歌戈部的韵字未见。兹列

①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 1995 年,第 49、168 页。

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第 265—286 页。

③ 聂鸿音《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 年《西夏研究专号》。

韵部如下，诗题放于每组韵字之后的括号内：

1. 佳麻部

麻独用：遐加芽花家（春风），花□夸家（灯花）。

佳麻同用：涯芽佳花夸（茶）。

诗集中所见麻韵字均为二等，可与二等佳韵相叶，如《茶》诗：“名山上品价无涯，每每闻雷发紫芽。□□□□吟意爽，旨教禅客坐情佳。□□□里浮鱼眼，玉筋稍头起雪花。豪富王侯迎客□，一瓯能使数朝夸。”这说明《切韵》时代的佳韵字在12世纪末已经失落了韵尾-i（*ai > a），变得与麻韵相同了。值得注意的是，被官韵规定可以同用的皆韵读音却未随佳韵变化，见下文灰哈部。

2. 鱼模部

鱼独用：渠除祛书余（失题）。

鱼虞同用：殊睹书如闻（送人应举还），墟虚书无除（失题）。

虞模同用：徂呼衢□吁（失题），苏□区□须（失题）。

诗集中鱼虞模三韵完全混同。实际上，《切韵》的鱼虞二韵虽然被官韵规定各自独用，但在六朝时候的大多数北音中都没有分别。^①

3. 灰哈部

哈独用：菱□开腮栽（梅花），开垓埃□哉（雪晴）。

灰哈同用：埃□杯□梅（□□□□值雪），财□来^②□回（失题），垓来菱瑰开台杯材回埃栽梅恢堆猜皐才催培壘醅（高走马作），垓来菱瑰开□杯□□埃□梅□堆猜皐才□培□醅（走马学士作），^③垓来菱瑰开台杯材回埃栽梅灰堆□皐□催□壘□（王学士作）。

皆灰哈同用：怀台来培开。（久旱喜雪）

皆韵“怀”字可以与灰哈相叶，《久旱喜雪》诗：“早及穷冬从众怀，忽飘六出映楼台。为资黎庶成丰兆，故撒琼瑶显瑞来。密布南郊盈尺润，厚停北陆满□培。农歌村野为佳庆，乐奏公庭绮宴开。”对照上文佳麻部可知，佳皆二韵在诗集中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

4. 支微部

支之同用：时□□渐思（冰），亏宜为移欺（失题）。

支微同用：曦飞衣□归（失题）。

脂之微同用：围悲思□咨（闻蛰）。^④

官韵支脂之同用，微独用，但四韵通押的现象在唐宋用韵中也属常见。^⑤

5. 萧豪部

萧豪同用：条□□□高（柳）。

宵豪同用：霄逃高豪膏（和雨诗上金□）。

官韵萧宵同用，豪独用，但通押的现象在唐宋用韵中也有所见。^⑥

① 罗常培《〈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1931年。

② 《拜寺沟西夏方塔》录文有“□□□□□□□□，□□□□□□歌抵。暮朱入户织罗围，□□□□□□秉德”。经与原件照片核对{F051-10，三左(图一八一)}，当作“□□□□□□□□，□□□□□□歌抵暮来。入户绮罗围□□，□□□□□□秉德□。”原录“朱”为“来”字之误，将该字与F051-13六左(图一八二)“信知春雪应时来”，F051-12五右(图一八二)“欣飘六出自天来”，F051-11四左(图一八一)“须臾雪降满空来”三处“来”字比对，确认字形一致。又，“德”字不在韵脚位置。故本诗韵脚为“财、□、来、□、回”。

③ 《拜寺沟西夏方塔》录文中有“极塞边峰□□□□，□□□□□□战垒”，以及“映苍□□□□□□，□□□□□□乍结寒”。两句中的“垒”、“寒”虽字形清晰，但上下文所缺字数过多，无法判断其是否为韵脚，故将“垒”、“寒”二字代以“□”。又，“韩□□□□□□□，□崖尽逸才脉脉。坠时群势动纷纷，落处众□□□□。”经与原件照片核对{F051-11，四左(图一八一)}，当作“韩□□□□□□□，□□□崖尽逸才。脉脉坠时群势动，纷纷落处众□□□”。本诗与前后两首诗同为七言二十韵，三首诗用韵极近，他诗该位置所用韵脚亦为“才”，可证。

④ 《拜寺沟西夏方塔》所录诗名为《闻蛰》，“蛰”实为“蜚”字之误。

⑤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94-296页。

⑥ 陈海波、尉迟治平《五代诗韵系略说》，《语言研究》1998年第2期。

6. 尤侯部

尤独用：柔□由（失题）。^①

尤侯同用：收楼愁头留休（酒旗五言六韵），洲稠鸥流舟（春水）。

7. 盐添部

盐添同用：黏簪蟾觚添（窗）。^②

8. 侵部

侵独用：侵心琴寻今（闲居）。

9. 寒山部

元寒同用：残□繁栏□（冬候兰亭）。

寒桓同用：寒干峦难单（时寒）。

寒山同用：间□□□寒（画山水）。^③

删山同用：间□山还闲（樵父），寰关蛮□山（武将），山间潺还闲（画山水），间艰颜关□（征人）。

寒删山同用：寒□山颜还（征人）。

官韵寒桓同用，元痕魂同用，删山同用，而诗集中一律同用。如《冬候兰亭》诗：“树木冬来已见残，全□□□□□□。□□□仙人□少，轩牖荒凉雀噪繁。落叶雪培当□□，□枝照撼倚雕栏。思量此景添愁恨，歌管嬉□□□□。”又如《征人》诗：“镇居极塞冒风寒，劳役驱驰□□□。□□□□寻涧壑，望尘探贼上峰山。□□□□□□□，刁斗宵闻动惨颜。每□□□□□□，□□□□得归还。”如此通押的现象少见。

10. 先仙部

先独用：肩边烟□天（贺金刀□）。

先仙同用：天鲜篇边偏（重阳），怜胼肩川边（樵父），年天边篇传（人日），边传燃□天（上元），^④然权□天鲜边□□□□宣（上经略相□□）。^⑤

11. 真青部

真独用：亲身辛□□（孝行）。

庚独用：更□行□□（失题）。

真淳同用：尘纯民真身（僧），新人麟陈春（招抚冬至生日上），轮辰春巾新（打春），寅辰春臣宸（元日上招抚），春伦生津鳞（上祀李文），津尘伸新钧（皇大）。

真清同用：仁亲身名□（失题）。

庚清同用：惊行倾□明（早行）。

① 诗集出土时分为不相缀的两沓，本诗为第二沓中的第一首，开头部分残佚。

② 《拜寺沟西夏方塔》录作“疏椳或纸或纱粘，装点丹青近画檐。□悦辉辉筛杲日，宵□皎皎透银蟾。倚栏杆竹潜[以]视，闭户山峰坐可观。最称书生□苦志，对兹吟咏倍[令?]添”。经与原件照片核对{F051-9，二右(图一八〇)}，“粘”当作“黏”，“檐”当作“簪”，“观”疑作“觚”。

③ 《拜寺沟西夏方塔》录作“谁写江山在壁间，庭前潇□□□□。□□□□难藏兽，潋潋洪波岂□□。□□□□密密，无声水浪广漫漫。风□□是生□□，□□上舒□觉寒”。经与原件照片核对{F051-4，六右(图一七六)；F051-5，七左(图一七七)}，“漫”字清晰可见，但上下文所缺字数较多，无法判断其所在位置是否确为韵脚，故将“漫”字代以“□”。

④ 《拜寺沟西夏方塔》录作“俗祭杨枝插户边，紫姑迎卜古来传。祇□□□□□□，□巷银[灯?]万盏燃。皓月婵娟随绮绣，香尘馥郁逐车[辇]。□□铁[铸]皆无□，处处笙歌达曙天”。据照片所见，“辇”字完全残佚，故本文不从所补，代之以“□”。

⑤ 《拜寺沟西夏方塔》录诗下半首作“□□道德经邦国，每抱宽慈抚塞边。退[令?]不辞身染疾，□□□□□□□。□□□□迈南阳叟，固业还同渭水□。长城云可止漠烟，□□□□□[郊?]疆。霭霭威声震寰宇，□□□□□□□。□□□□□□□，□□□□□不宜”。诗的下半部分残损严重，无法判断“疆”字所在位置是否确为韵脚，故代之以“□”。

庚清同用：生□庭程轻（日短）。^①

庚耕清同用：萱□盈生生闕□羹□□偏□□□□盲□□萌（上招抚使□韵古调）。^②

庚真清同用：诚明情□身（忠臣）。

诗集中出现真庚耕清青等韵混押的情况，如《失题》诗：“行先五德莫非仁，居常□□□往亲。君□□□□□□，□人依处显诸身。陈孟梁惠□□□，□□□物随时名。匪一欲求□恕可，□□□□□□□。”又如《忠臣》诗：“披肝露胆尽勤诚，辅翼吾君道德明。□□□欺忘隐心，闲□陈善显真情。剖心不顾当时宠，决目宁□□□□。□檻触□归正义，未尝阿与苟荣身。”这说明作者口语中的韵尾-n和-ng不分。^③

12. 阳唐部

阳独用：扬□王疆彰（儒将），芳央香阳觞（菊花），芳□香□（梨花）。

阳唐同用：忙□伤傍堂（失题），阳长光堂章（冬至），阳光堂□傍（晚），傍□堂□疆（儒将），商□香□傍□皇肠（失题），^④彰杨昌堂（善射），傍偿良□量忙惶（求荐）昂香堂□王（炭）。^⑤

13. 东钟部

东独用：风□红中空（烛），中□功戎□（武将），功中风空□同（烛五言六韵），工宫风穷翁（塔），风蓬空□中（失题），穹工风□宫（春云），终功宫□穷（皇大）。

东钟同用：工容从中同（渔父），同□峰宫容（霞），纵宫功钟同（寺）。

官韵东独用，冬钟同用，但通押的现象在唐宋用韵中也有所见。^⑥

三

根据上述归纳，我们可以把诗集所反映的韵母作如下构拟：

-a 佳麻	-au 萧豪	-ai 灰哈		-an 寒山	-ang 阳唐
-u 鱼模					-ung 东钟
-i 支微			-im 侵		-ing 真青
	-eu 尤侯		-em 盐添	-en 先仙	

虽然采集到的诗集韵字并不能涵盖诗人口语的全部韵母，但从现有的资料看，诗人口中方言的特点与学界根据《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所归纳的“宋代西北方音”多有不同。

1. 在宋代西北方音里，鼻音韵尾，尤其是宕梗二摄的鼻音韵尾已消失，读音分别与果摄、止摄合

① 类似的同用的情况亦见于《葬舍利碣铭》：“□者降神兮，开觉有情。肇登西印兮，教化东行。□□之后兮，舍利光明。一切众生兮，供养虔诚。□□圣主兮，敬其三宝。五百尺修兮，号曰塔形。□□□兼兮，葬于兹壤。天长地久兮，庶几不倾。”参看聂鸿音《西夏遗文录》，《西夏学》第2辑，2007年，第138页。

② 《拜寺沟西夏方塔》录文有“□夙夜愁愧才谫，不堪鞭策以驱令。退□□□□□□，衡□□拙止关扃。俄尔年来变饥谨，□桐搜□□□□。□□□□不相接，室家相视颇□□。□□□□□□□，□□□□□□□。幸有恩公专抚治，忍教尔□□□□。□□□□□□□，□开耳目去聋盲。澡心雪志□□□，□□□□□□□。□□仁慈怀厚德，不愁摈□□□□。□□□□□□□，□□□菱再得萌”。经与原件照片核对{F051-15，八右(图一八三)}可见“令”字字形清晰，但上下文所缺字数较多，无法判断其所在位置是否确为韵脚，故未将“令”字列出。又，据原件照片，“育”实为“盲”字之误录。

③ 聂鸿音《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

④ 《拜寺沟西夏方塔》后六句录作“汀草往回闻寺□，□□□□□□上。岂图累梦归周后，不使星辉怨汉皇。苍□□□□利禄，□□闲事从愁肠”。经与原件照片核对{F051—7，二左(图一七八)}，“上”字几乎完全漫漶，故不从所录，将“上”字代之以“□”。

⑤ 《拜寺沟西夏方塔》后四句录作“□□□□风凛冽，寒来[能]换气温和。几将克兽民时□，□□□□事□王”。该诗后半部漫漶严重，无法判断“和”字是否确在韵脚位置，此处存疑，故不从所录，将“和”字代之以“□”。

⑥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68-269页。

流，出现*ang > o、*eng > i等音变，^①但是在诗集里却未见宕梗二摄字与果止二摄字通押的现象，或可推断宕摄和梗摄仍然保持有鼻音韵尾。

2. 在宋代西北方音里，入声韵尾-p, -t, -k全部脱落，读音与非入声一样。^②入声韵尾从五代起已露出消失的痕迹，^③但是在诗集里却未见入声字与非入声字押韵，或可推断入声诸韵仍然保持塞音韵尾。

3. 在宋代西北方音里，二等韵有着完全独立的地位，例如在《番汉合时掌中珠》里，二等字从来与其他字同用来与一个西夏字对音。但在诗集里却出现了二等韵与一等韵通押（皆与灰哈），以及二等韵与三等韵通押的情况（庚与真），这说明二等韵在这个方言中已不具有独立的地位。

4. 宋代西北方音-n、-ng两个鼻音韵尾中，-ng尾失落，-n尾只部分保留，诗集里出现了庚真二韵通押的情况，显然，与宋代西北方音的特点不合，而如所周知，现代西北方言中的陕西关中方音具有庚真二韵通押的特点，如：西府话中-n尾读如-ng尾。^④

学界通常说的“宋代西北方言”往往指的是河西地区的汉语，其分布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宁夏银川到甘肃敦煌一带，这一方言的代表性文献大多于1909年出土于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尤其是其中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已得到了细致的研究，^⑤从中总结出的宋代西北方音特点应该是绝对可信的。然而如上所述，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的韵母系统却与宋代西北方音存在明显的差异。结合诗集出土地点和作者身份来看，估计作者口中的方言应该是中原地区的陕西话。他虽然移居西夏十余年，但乡音似乎仍然未改。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 北京 100102）

①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0~42页。

②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14~323页。

③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

④ 张维佳《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 原件照片最早发表于 Luc Kwanten, *The Timely Pearl, A 12th century Tangut Chinese glossa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主要研究成果如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声母部分)》、《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韵尾部分)》、《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韵母系统的构拟》，均转载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祝贺龚煌城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